

諸子研究之一

標點
註解

老子道德經

支偉成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四一六



上篇研究之部目次

老子學說之研究

(一) 老子學說之淵源……(二) 老子同時之學說……

……(三) 老子所感受之時勢思潮……(四) 老子之性

質境過……(五) 老子學說之效驗與價值

老子略傳

老子道德經略考

參考書舉要

下篇解釋之部目次

下篇解釋之部

加新式標點
附通俗註釋

老子道德經上下二篇

宇宙論……論道……論無

名學……相空虛……廢名主義

政治哲學……革命主義……無爲主義……愚民主義……破壞主義

……社會主義……弭兵主義

人生哲學……去私寡欲……柔下知足

教育哲學

老子哲學概要

老子學說之研究

支偉成述

我國哲理之學，悉統於羣經諸子。六經傳自老子，百家皆承其緒。欲考中國哲學，當自老子始。由是而進，則此後學說變遷之大勢，及其所以變遷之原因，自有系統相承之跡，可按而索焉。

老子爲我國哲學界之草創者。欲研究老子之學說，必先考其學說之淵源，以溯其前因；次論其同時諸家之學說，以觀其會通，再察其所處時代之社會政治情形，以明其所受時勢思潮之影響；更究其所習之政俗，所處之境遇，以知其性情氣質；然後徵諸當時，驗之後世，以明其學說之效果，而定其學說之價值。

(一) 老子學說之淵源

自黃帝始，始立史官，始制文字，即始創「道家」之學。厥後堯舜禹湯文武及伊尹太公管仲等聖君賢臣，皆承「道家」之緒以爲政；許由卞隨務光諸人，皆承「道家」之緒以歸隱。及至老子，道術益廣，故世以黃老併稱。可知老子之學，實祖黃帝也。黃帝以前，邈不可考；黃帝之書，皆爲僞託。惟觀列子引黃帝語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亦作是語，可爲老子本於黃帝之一證。蓋上古之世，一切學術，盡守於官。自唐虞夏商以迄周室，均學典於官，官各因其學以治其事。老子世爲史官，得以世守其學，黃帝遺說，能稱道焉。周道既衰，官失學散，老子乃傳述六經。六經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乃古代之政典。漢書儒林傳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理正人倫至政治之成法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亦得其傳，乃刪詩書，訂禮

樂而先王之六經大法於焉以明。自是以後，學之傳遂廣，而百家爭鳴。是可知老子學說，乃上承黃帝之道，而下開諸子之端也。

(二) 老子同時之學說

孔子與老子同時，自此「儒家」與「道家」遂對峙爲兩大派。太史公言：「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又記老子與孔子晤對之辭曰：

老子曰：「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

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老子主消極，孔子主積極；老子以隱退勉孔子，孔子未之厚非，而有「猶龍」之嘆。論語又記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孔子蓋推崇老子甚至。至有儒道之徒，乃有儒道之爭。論語屢記孔子與隱者問答之辭，此諸隱者，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接輿」等，皆慕「道家」之風，而效古之許由、卜隨、務光之行者也。老子亦出關隱去，可見與其同時同志者之多矣。

與老子同時同志者，又有關令尹喜。世傳關尹子一書，未必眞作，要其所持學說，則亦承「道家」之術也。莊子天下篇云：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關尹與老子之學說，莊子論之甚精，頗得其要領；可以概見與老子同時者，無非承「道家」玄虛之風耳。彼時學者除孔子一派外，——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餘皆以遁世爲歸。固未始非受老子學說之影響，亦有受當時時勢之所激刺者焉。

(二) 老子所感受之時勢思潮

周自平王東遷而後，王室衰微。至老子時，中間二百餘年，兵禍連年，生民塗炭；各國諸侯，內而弑逆之事不絕，外而併吞之事日起；當時擾亂之情形，不異今日之現狀也。試考詩經春秋左傳國語諸書所計，可見當時時勢之黑暗。

矣。有志之士，對彼黑暗之政局，自發生激切之思潮。於是主張革命者有之，憂傷嘆息者有之，隨寓而安者有之，及時行樂者有之。凡此種種消極積極之思潮，皆與老子哲學之主義，有直接之影響。蓋老子目睹當時社會之不良，政治之敗壞，怒焉憂之；於是細究社會所以不良，政治所以敗壞之原因，從根本著想，以謀澈底解決之道，遂有其哲學之主義。應時發生。此種哲學之主義，雖屬觸時感發，確爲真理之所在，則雖歷世千古，皆昭垂而不變者也。哲學所以求真理，真理有因時勢思潮之引起而得者，誠所謂有其世卽有其人，有其人卽有其學也。

(四) 老子之性質境遇

老子楚人，或謂陳人屬於南方；南人性質，活潑進取；故老子之性質，深沉靜默。目

擊時艱，陰圖革命。

古代一切宗教儀法典章制度悉掌於史。史官乃「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老子世爲史官，故學識淵博。又深知成敗禍福之事，悉由人謀，故不信鬼神，破除迷信。

老子博覽史事，周知物情；知夫人類生存自然進化，故主放任無爲，但聽天道的自然。

史官肇自「道家」，「道家」之學，「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故老子善忍而懷柔，不與人競爭。

老子知君人南面之術；負治世之學，值衰亂之時，無所憑藉，道莫能行；棄職出關，託名隱去；豈眞作辟世之人哉？其志其遇，亦可悲矣！

(五) 老子學說之效驗與價值

欲知老子學說之價值，當察其學說之所影響於當時及後世之學說思想，民生政俗者有何損益利弊；效驗既明，則價值自定。是惟旁參博證，不挾成見，以「客觀」之眼光，評學說之價值，方爲公平允當。

自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合傳，謂莊周申不害韓非之學，皆原於老子道德之意。於是學者盡知道德之後，流爲「刑名法術」。談遷父子，世爲史官，亦「道家」之後裔；其言之必有見矣。史公之言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

矣。

或以爲老子貴慈儉，而申韓則慘刻；老子棄禮法，而申韓則主以法相繩。自其學說言之，固迥乎其不同。何史公謂爲同於道德耶？要知史公之言，非謂道德卽刑名，刑名卽道德也。蓋謂刑名原於道德，道德流爲刑名耳。所謂「流」者，言其遞變也。尹文子大道篇論道德法術權勢之遞變頗詳。其言曰：

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

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老子以後，其學之傳，不能盡同，頗變本而加厲焉。老子尙清虛，列子宗之，

而極言空幻。考子主寡欲，楊朱宗之，亦主養生保真；而倡「快樂爲我」，則與寡欲反矣。老子曰「絕聖棄智」，是欲絕棄聖智之名。莊子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並欲絕棄其人。他若田駢慎到、環淵、尹文、尸佼諸子，以名法盛當時，亦莫不承老子之緒也。又如老子寶慈儉，而「墨家」宗之。老子主陰柔，而「縱橫家」「兵家」宗之。老子抱平等主義，而「農家」宗之。孟子有爲神農之旨者許行，倡君民並耕之論，是農家。其得老子名實之論者，爲「名家」。其得老子立虛之義者，爲「陰陽家」。其得老子之學，更雜諸家之說者，爲「雜家」。由此以推，老子之學，誠深遠矣。是以後世乃加以「太上」之尊稱，豈虛譽哉！

漢之文帝、景帝以老子之術治天下，當時世風淳樸，宇內昇平，此老子學說施諸政治之明效也。至於神仙符籙之徒，因老子言涉立虛，爰有黃白鍊丹

之術，辟穀導引之法，以託爲教主；於是由「道家」而變稱「道教」矣。

魏晉之世，老子之學頗盛。承其風者，有鍾會、傅嘏、王弼、何晏、阮武、劉劭、裴頠、王衍、葛洪、鮑敬言諸人，大倡玄風，競尚清談。南北朝時，梁武帝、簡文帝雖喜老子，究不得其真義。唐代自以爲老子之後，尊老子爲「立元皇帝」，視爲神仙，并尊及「道家」諸子爲「真人」。自此老子之學寢衰矣；蓋宗教之說，不及佛教之盛，哲理之學，又爲儒術所排。

綜而論之：老子學說，影響於後世之民生政俗者，善則爲高尙清靜，知足寡欲；不善則爲迷信神仙，放誕妖妄。影響於後世之學說思想者，則頗廣遠；凡屬哲學諸問題，多爲頗子所提出討論者也。

老子略傳

老子事蹟，不可詳考。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所記，亦頗簡略。他若神僊傳高士傳諸書所述老子之事，盡屬神話，不足徵信。老子爲命世大哲，而其是蹟，不能詳悉，亦憾事也！今惟據史記所載，參以旁證，聊概其平生。

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老子確爲楚人，或謂陳人，陳爲楚滅，或其原籍爲陳。

老子姓名，傳者不一。神僊傳謂「生而皓首，故稱老子」。高士傳謂「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皆不足信。至今本史記謂老子「字伯陽，諡曰聃」。亦疑爲後人所纂易。據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及經典釋文序錄，并引史記云：「老子字聃。」又索隱言：「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蓋漢末以後，方士神仙之流，謬託於

「道家」以老子爲長生不死之神仙，以爲卽周幽王時之太史伯陽父，距老子時已二百五十年

故改竄史記以實之也。且古者庶人無諡，老子隱去，豈得有諡？「老子」者，或爲

老子自署之別號；人因稱之曰老聃。孔子所竊比之老彭，論亦爲老子。蓋堯時

有彭祖者爲史官，直至周室，世襲其職，老子爲其後人，故稱老彭。老子姓名之辨證，古今考者百餘家，

蓋折衷其說也。

爲周守藏室之史。

老子之爲周守藏室之史，或爲柱下史。蓋世職也。論者比諸今之國立圖書館長，

老子因得縱觀上古相傳之圖籍政典，故其學識博遠。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

孔子之見老子，孔子世家及禮記曾子問並記其者，惟未詳其年代。清儒

閻若璩因曾子問云，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遂推算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時，日食，恰入食限。乃斷定孔子之見老子時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歲。四書釋地續。此說似可信，惟昭公三十一年亦有日食，或者孔子見老子時非在昭公二十四年，即在昭公三十一年也。則孔子見老子時之年歲，當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至多長孔子三四十歲，其時亦有七八十歲矣。但學者因曾子問所述禮節煩瑣，又疑出於後儒僞造，則並曾子問且不可信，此項考證，根本推翻矣。

林春逋因莊子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沛之老聃。」則孔子五十一歲時，爲魯定公八年。然莊子之書，既多僞作，又多寓言，更難憑信。